

情人像一支带血的玫瑰，刺中的往往不是心，而是灵魂；爱情是零落的碎片，拾起来的不是爱，是欲望。

王顺田◎著

情人刺

QINGREN CI



中国华侨出版社

情人刺

QINGREN CI

王顺田◎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人刺/王顺田.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0222-921-1

I. 情…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9378 号

情人刺

著 者 / 王顺田

出 品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文 锋

封面设计 / 史宪罡

责任校对 / 启 明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70 × 240 毫米 1/16 印张 / 20.5 字数 / 33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921-1

定 价 / 3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4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第一章

一曲难忘

1

欧文怎么也没有想到，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了。这位新上任的女市长不是别人，正是他昔日的恋人——李想。

第二章

账里情歌

34

欧文因市长同学这个特殊的身份备受关注，而他所期待的则是继续过往那段没有结果的柔情，终于，李想向他发出了信号。

第三章

鸳梦重温

45

欧文不知道自己背叛了什么，但他知道，李想已不是昔日的理想，他今天的情人是一个站在漩涡中心的危险女人。

第四章

友谊万岁

74

一次堕落，欧文泥足深陷，他再也抗拒不了灯红酒绿的诱惑，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不堪？还是他原本就是一个压抑着欲望的男人？

第五章

风流生活

140

欧文和李想保持着情人关系，他们都在给自己找一个光明正大的接口，但他们都知道，这一切早已不是爱情。

第六章

美丽冬夜

150

欧文借出差的机会赴李想的约会，他对这段危险刺激的

关系欲罢不能，他与李想的关系让他与周围人们的关系渐渐地微妙起来。

第七章

桃花颜色

177

一次入室盗窃让李想成了家喻户晓的廉政榜样，另一被盗窃的官员却锒铛入狱，李想声名鹊起，而此时的欧文被调到了离李想更近的地方。

第八章

无花之果

186

欧文与白青的两地生活，为他和李想的约会大开方便之门，他们陶醉其中，全然没有发觉有一只眼睛正紧紧地盯着他们。

第九章

红粉恩仇

207

偷窥者的勒索牵出了触目惊心的腐败内幕，李想和欧文在铲除腐败的过程中泥足深陷，他们怎么能从这一潭沼泽中拔出腿来？

第十章

快乐刺杀

270

追杀者已死，欧文清洗着身上的血污，远方的警笛嘹亮地响起，他暗下决心，有些事他永远都不会说。



第一章

一曲难忘

夜幕一样低垂的
是无限的怨恨
就是我伤心的泪水
如那远去的秋水
也改变不了风雨的来临

——秋雨

2003年仲冬,华北平原一个普通星期五的下午,走在县城大街上的欧文突然有了舞蹈的感觉。

欧文不会跳舞,只是看过别人蹦过几次。这天下午的阳光不是灿烂的温暖,而是有些昏冷地暗淡;凛冽的风倒显得有些热情,时时撩起他那有近20年历史的、很有些重量的银枪呢大衣的下摆;然而,这并不能阻挡欧文心情的畅快。

欧文走在大街上,哼着歌儿,走起舞步,引来一张张好奇、怀疑的脸。

他已做了20年的教师,现在还是县城里不大不小的副科级官员,又年逾不惑,老成持重早成习惯,就因为半小时前在办公室里接了个电话,才有了这天下午脱胎换骨似的巨变。

电话是他一个大学同学打来的。这个大学同学,不但是位端庄秀丽、气质高雅的女士,而且是欧文大学时代曾经的恋人,他们曾经相爱了三年,但是欧文已经20年没有听到她亲近的声音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欧文大学时的女同学现在是欧文的顶头上司,准确地说,应该是欧文顶头上司的上司的上司——欧文所在城市青山市的市长。

这个电话是欧文连梦都不曾想过的。

一年前大约也是这样的时候,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带欧文到



青山市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教育干部短训班。在短训班的开幕式上，欧文才知道他当年的大学同学，他曾经日思夜想的恋人——李想做了青山市的市长，而且已经上任三个月了。

那天，欧文提前5分钟到达会场的时候，会场里已坐满了人，只有对着主席台正中央最前面的两排，还有三四个座位，他不得不在第二排坐了下来。别看这不会说话的位置，在行政、事业单位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它常常昭示着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与贵贱。尽管欧文对官场上的一些潜规则还处于半蒙昧的状态，可在这么多官员面前坐在这样的位置，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他焉能没有窘态。

的确，全市六个县，像欧文这样的人物太多了，何况参加培训班的还有市里的教育干部，连他的顶头上司县教育局局长和副县长都是坐在第七排之后的位置上的。

欧文坐是坐下来了，心里却是一阵紧张跟着一阵紧张。更要命的是周围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全然不顾他的忐忑不安，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个接着一个，一群接着一群，投来探询的目光。有好奇，有怀疑，有高傲，有矜持，还有艳羡和讨好，好像他是一个异类或者是市里某个重要部门握有实权、新上任的官员。搞得他感到手没有地方搁，脚没有地方放，眼睛没有地方看，头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摆，脖硬身僵。他似乎还隐约地听到了教育局局长及其他相识者的窃笑。好在他的脸黑，即使是烧酒也不能使之有太大的变化；好在他僵硬的身子给了周围不熟悉的人以严谨持正的错觉；好在他那偶尔挂在脸上的似笑非笑的表情，有了些许不卑不亢的意义。他不知道，如若周围的人冷静一点，一定会发现那黑脸背后的自卑，严谨持正背后的胆怯，那不卑不亢之后的尴尬与无奈。这些人哪里知道，此时的欧文，哪还有心思想这个！

经验是个好东西，但经验往往在新异事物出现的时候，使人迷茫，习惯于按已有的思维方式去判断事物的属性和价值，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误入歧途，把拙劣看成高贵，把华丽看成卖巧，把卑微看成真诚，把真诚看成渺小。



当然，欧文并不知道他沾了人们经验思维的光，他也没有想沾这个光，只不过是没办法才沾上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好处，如果非要说出这个光沾得值，那便是让他和李想在分别20年后，再次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当时参加培训班的干部，全市有二三百人之多，要是坐在后边或者中间人多的地方，没有这样近距离的面对主席台，他是决计不会走向前去和李想握手的，可能也就没有了欧文后来感到屈辱的东西，他们后来的故事或许也会因此而改变了前进的模式。

但是，关于这件事，后来欧文这样对李想说，如果没有按等级分座次的官场习俗，如果没有会场前面高高在上的主席台，如果没有人们对会场位置的崇拜与畏惧，我欧文何以能享受坐在前排中央的待遇？不是这待遇，我何以能享受到你给我的蔑视……不过，听了欧文的话，李想调皮地笑了：“活该！”

欧文坐下没有几分钟，负责在短训班开幕式上讲话的领导们，便登场了。

领导们出场了，欧文的眼睛却直了。领导中有他的大学同学，有他昔日的恋人李想，并且这个人在哗哗的掌声中，坦然地坐在主席台正中央的位置上。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欧文连连问自己。他用左手揉揉眼睛，是真的，不仅是李想，而且还是他们这个市的市长。

欧文倒是听说市里来了个女市长，人长得很年轻，很有魅力，可这与他有什么关系。他虽然是科级干部，在县里还算个官，可是这样的官，在市里随手一抓就能抓出一把来。况且，他这个科级干部不过是县重点中学的科级干部，是靠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备课备出来的科级，是靠一丝不苟的上课上出来的科级，是靠教出一批批优秀毕业生教出的科级。他虽是个副科级高中副校长，可仍然担任着毕业班的课，还兼任着他所教科目的教研组长。

现在社会的高中教育，学生的分数就是一切。学生的分数上不去，就上不了大学，学生上不了大学，老师学校脸上都没有光。不仅



如此，学生的分数上去了，考上重点大学的多了，上名牌大学的多了，这个学校才有人上，才有人愿意掏钱上；否则，学校丢掉的不仅仅是名声，还有经济效益，甚至还会影响到领导、教师们手上端的饭碗。一个学校的学生升学率低，或者升上的学生净是些低才生，谁还愿意报考这样的高中？学校招不来了学生，还要教师和校领导做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有升学任务的中学都在竞赛（话说回来，放眼中国，有中学没有升学任务的吗）。明里赛，暗里赛；教师赛，学生赛，领导也在绞尽脑汁赛。你累我累，社会累，家庭累，个人累，大家都累，累还得往前冲。不冲不行啊，家长盼成绩，学生盼成绩，上级领导盼成绩。欧文是抓业务的领导，又身兼教学骨干，且不说行政事务，光教学一项就够他紧张了，哪还有心思管谁当市长，谁不当市长的事？就算是有心管，也挨不着边呀！其实，就欧文现在的性情而言，不是说市长来市长去他不关心，而是他没有那个方面的闲心。不要说一个市的市长，就是巴掌大的县城，有几个局，谁是局长，他都数不过来。至于谁上了台，谁下了台，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消息来源是文件。也不是他不关心政治，也不是他政治嗅觉迟钝，而是他从事的工作性质和许许多多看见看不见的压力，使他的这些嗅觉麻木了、退化了，或者说干脆被遗忘了。

欢迎的掌声停下，欧文那惊诧的眼神里，不禁掺进了几多浓浓的惊喜。他知道李想也看见他了，他发现了她的眼睛里，在看见他一刹那所闪现出的辉光惊影。尽管，那辉光如蓝色的闪电般一现即逝。

欧文不仅知道李想看见了他，并且还知道了李想眼睛里那稍纵即逝的辉光，已穿透了20年的烟云，彻底明白了坐在台下的他是谁。尽管，那奇异的光芒，仅仅能够用秒来计算；尽管，她很快把那官场上雕刻出来的威严，以及傲然平和的微笑，挂在了脸上。但是，那闪现在她眼睛里的电光所拖曳出的心灵颤音，还是被欧文捕捉到了。20年的天水一方，只有感情产生过强烈撞击的人，才能在瞬间感觉到彼此的心动，并且懂得这心动之中所包含的欢喜与感伤。



有人说，岁月可以使人们的容颜苍老，可以使人们的感受退色，而人们关于爱的记忆却会永存。那些被澎湃情感与美妙感觉所浸透的日子，还会像冻土之下做着香甜美梦的种子，会在一个温暖的天气里生长发芽，开出蓬勃鲜艳的花朵。此时的欧文，便是这种情形真实的写照。

欧文的惊喜也仅仅是一刹那的光景，李想的眼神在对他一瞄之后，再也没有了丝毫的垂青，似乎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似的，或者他对于她，不过是台下这次来参加教育培训的芸芸众生之一。即便有目光偶尔从欧文的眼前掠过，也尽是看似非看，一派漠然。

欧文如果此时明白李想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他的同学，他以前的恋人，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市长。欧文如果此时明白李想已不仅是他欧文一个人的市长，是短训班里所有人的市长，而且还是青山市900多万人口的市长，欧文就应该懂得，李想送给会场所有人的神圣可亲、庄重威严，甚至那挂在她秀眉长目下分不清假意、真心的笑，都应该是有情可原的。可惜欧文没有这样想，他只知道惊喜，惊喜李想的从天而降，惊喜李想做了市长，尽管心里藏着隐隐的失望。欧文相信，会议结束，李想会给他亲切的笑脸的，说不定还会当着所有人的面邀请他一起吃饭呢。虽然，在欧文灵魂的深处，隐隐感觉到了李想所给予他的轻视脉动。

开幕式两个小时，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领导讲话，第二个阶段是市里负责管理短训的领导安排大家一周的学习日程。

欧文注意了，在第一个阶段内，李想自己就讲了65分钟。她没有拿底稿，只是对着麦克风随口而谈，有点像北京的一些学者们的讲课风格。虽然，她的言语中也是官话连连，不少文词、语调没有多少艺术性，却是散而不乱，纹理分明，有理有据，重点突出，前后照应。

欧文心里说，真能讲呀，20年前，她可还是一个沉静寡言、腼腆羞涩的年轻姑娘。他们上大学时的最后一个元旦晚会像云烟一样，在欧文的脑海飘过。也许是最后一个晚会的缘故，大家的情绪都多少有



点忧郁。晚会进行到中间的时候，不知谁说了句，让咱们的小公主唱首歌吧，大家欢迎。因为李想长得稚嫩而且美，不爱说话，待人处事又很纯真，于是，同学中的好事者，便给她取了个雅号“小公主”。

李想的脸上泛着绯红，像是作了准备似地站起来：“我给大家朗诵首诗，好吗？”

“好！”哗一阵掌声。

“啊，这是个迷人的冬夜……”

她微抬着头，望着悬在屋顶前方的彩灯，极力地回忆着下面的词儿。几秒钟后，她又启开了她那张圆润的小口：“啊……”接着又成了沉默。沉默，沉默，寂静的教室就像个熟睡的婴孩。十几秒钟过去，这个婴孩又像一群熟透了的榛子，从高高的枝头落下，重重砸在了坚硬的山石上，“轰然”爆出一片声响。她没能够再继续下去。

她低下头，说了声我太激动了，便坐下了。她坐了，眼泪也顺着那张涨红的面颊，滴落下来……

“环境塑造人啊！”想到此，欧文心里轻轻叹息道。

欧文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在学校洒着依稀灯光的树林里，他们牵着手，在感伤的氤氲中徘徊，相互间没有一句话。后来都有了累的感觉，才停了下来，紧紧抱在了一起。他们忘情地抱着，忘情地抚摸着，忘情地吻着。他们忘记了这是一年最冷季节中的寒夜，忘记了午夜的钟声早已在无际的黑暗中进入了香甜的梦境。那是个心醉的冬夜，凌晨两点，他们才恋恋不舍回到了各自的宿舍。欧文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临别时李想泪眼婆娑，对他说的这句话：“真想和你这样呆一辈子啊！”

想不到20年后的李想，如此地健谈，如此地善于伪装和控制情绪，而且成了这样一个大的地级市的市长。

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仅使鲜活的肉体黯然，还改变着人的思想、意识、性格和能力，甚而至于人生的轨迹。在这改变中，多少美丽的往事，已如微风静静而逝，当然也包括欧文和李想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相爱时光。

掌声再次响起，这是欢迎领导讲话结束的掌声，也是欢送领导退



场的掌声。欧文想不知这拍掌的人群，有几多真诚，几多讥讽，几多麻木，几多身不由己，或者几多轻松与欢喜；更不知被掌声欢迎的人中，有几多感慨，几多冷漠，几多得意。因为他不喜欢拍掌，因为他的掌声是机械的、麻木的。

欧文拍着掌，本不想站起，可还是不由自主、情不自禁地快步赶到了主席台前，叫了声：“李想。”因为，李想并没有给他亲切的笑脸，甚至连丁点的表示都没有。

还未能转过身去的李想，听到欧文的叫声，仅轻轻一笑，微微探身握了一下欧文伸过来的手，又旋即转了身过去，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在台上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硕大的紫色天鹅绒的幕帷里。

欧文回到座位，尽管脸上还挂着先前的笑容，心里却已是户外的冬天——寒森森、冷飕飕了。只有他心里明白，李想伸出来的手毋宁说是握，倒不如说是轻轻地碰触更恰当。他感觉到了李想的手指连弯儿都没有打一下，是直的，而且递给他的是半个手掌，这半个手掌还是充满了晚秋的凉意。那轻轻的一笑，也是公式化了的，只不过比她进场时的笑多了一点公事公办的亲近，这亲近是居高临下的亲近，就好比领导接见他的一般关系的下属。欧文虽说干的是教书的行业，毕竟有了20年的社会工作经历，毕竟有了一官半职，有了和同级、上级、下级打交道的几年经验。他不傻，怎能不懂得这轻轻一笑、微微探身、手指象征性一触背后的深深含意。

此刻，欧文的心理充满了地位低下的羞惭和轻贱自己的悔恨，他本是不想主动上去招呼李想的。他觉得自己过于简单、天真了，简直是个傻子。李想是市长，他不过是个来听市长讲话的县城里的科级干部，二者之间差了四五个级别，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者，是这样隆重的场合——全市教育干部短期培训班的开幕式，有上百双眼睛盯着。

他是应该有自知之明的。欧文对自己说。在整个领导讲话的时间里，李想的目光始终是望着大家的，使他欧文连一缕阳光的温意都没有捕捉到。尽管他们曾经有不平常的关系，可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在李想站起身来准备退场的一刹那，他还是成了情感的奴隶，激动地走到了主席台前。他们毕竟有过同学、还是恋人的经历，而且



还有了一别20年的音断信绝，他怎能不心潮澎湃，情如潮涌？尤其是令欧文心动的是，他曾经无数次凝视过的眼睛，眼珠还是那样的又黑又亮；他曾经无数次欣赏过的前额，还是那样的饱满光洁；他曾经无数次触摸过的脸庞，还是那么的美丽年轻。包括她那一丛如水垂至肩膀的头发，仿佛都是20年前的模样，闪现着柔媚亲切的光泽。他怎能忘记他们度过的好时光，他怎能忘记那豆蔻年华里他们留下的情爱印记，他怎能在这大庭广众中不喊出李想的名字？

李想退场了，来去一如北方冬日午间的阳光，接下来，主席台上短训班的具体负责人讲了什么，欧文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在那儿坐着，很有些泥塑木雕的味道。而内心则波浪一样涌来层层的爱恨，令他感到很难受。这种难受又化作浑身的燥热，变成他头上的细小汗粒。20年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不要说曾经是恋人，曾经倾心地相爱过，就是平常的同学关系，20年未见，也不至于这样用手轻轻一触完事吧，起码应该有简单的寒暄吧。即便没有20年老同学相逢的惊喜，即便是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也该有同学见面的一点礼节吧。如今，这些都变成了云里雾里的东西，甚至连个“你好”的问话都没有。然而，他还梦想着，梦想着她会给他亲切地笑脸呢！“真是呆子！”他对自己狠狠地说。

欧文想不通，欧文羞惭，欧文气愤，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它常常把人的一切幻想撕得粉碎，又无情地抛撒在你的面前。

“时过境迁，一切都过去了。”欧文听到了失望的心的哀叹。

周围的目光再次向欧文扫来，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许多目光已不仅仅是探寻，更多的有了羡慕的成分。这不难理解，市区包括乡村，960余万人口，有几个敢在这样的公众场合直呼市长名字的？他们哪里知道欧文此刻的心情，他们不想知道，他们只要知道他与市人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就够了。这不，开幕式结束后，旁边几个陌生人已经像熟人一样主动和他打招呼了。

欧文来得晚，出去得也晚，都在倒数的行列。所不同的是，他来得晚是不愿意享受开会前会场上烦心的吵嚷和无聊的等待，而出去得

晚，则是因为心情的沉重。

局长和副县长并没有像来开会时丢下欧文不管，而是如朋友般在会场的门旁翘首以待他的出来。

局长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认识李市长？”

“同学。”

“大学的？”

“嗯，大学的。”

“你这家伙真够保密的，和李市长是同学也不吭一声。”

“我也是刚才才知道的”

“这么说，今天中午李市长要请你吃饭喽！”

“可能吗……”欧文笑笑，心里有些青柿子的苦涩。

“你呀，真是科长水平，李市长在这种场合怎么邀请欧文？就是心里有也是不能说的。”副县长嘲弄地看一眼局长。

“是的，是的。嘿嘿嘿，”局长连声诺诺。

是啊，李想在这种场合是不能有过多亲热表示的。他们现在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如果李想那样，最起码有这样的嫌疑，这是我的老同学，关系不一般，你们做他领导的要照顾照顾他。如果真是这样，欧文倒不快了。他是个相信自己有本领，并且坚信自己能够靠本领吃饭的人。他还是个人家给他一支烟，他会还给人家两支三支烟的人，不然，他会觉得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副县长一席话不仅使他清醒了许多，也使他有了点儿阿Q的精神，沉重的心情不禁轻松了几分。

“走，今天咱们不去短训班的食堂吃饭，到外边喝两口，一来培训开始就没有了时间，二来庆贺欧文和李市长同学相会。”副县长热情地说道。

他们找到一家档次高些的餐馆，便热闹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局长说：“欧文，能不能抽时间约李市长出来坐坐，或者我们去看看她？”

欧文是个老实人，又仗着酒劲，满口应承：“好的。”

欧文一出口，把局长、副县长激动地连饮了三杯。

然而，直到培训班结束，欧文也没有能够兑现自己夸下的诺言。约倒是约了一次，李想没理会他那茬儿。

“喂，哪位？”

“喂，我是欧文。”

“哦，是老同学，你在哪儿？”

“我在市里呀，还在接受培训。”

“喂，有事儿吗？”

“我想约你出来聚一聚，或者去看看你，有时间吗？”

“要是没有事儿，老同学不用那么客气。就咱们两个？”

“还有我们县的教育局局长和副县长以及几个同事。”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啊。刚来到这里，一切都还不熟悉，所以很忙，有好多事儿等着处理呢，这事儿改日再说吧。”不等欧文反应，就“啪嗒”挂了电话。

其实，那天酒后欧文就后悔了，他已经预感到这次要吹了牛皮，因为李想连电话号码都没有给他。而在这之前，他确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李想会念在20年不见的同学的份上，会积极主动地召唤他。他是忍着自尊流下的委屈泪水，以李想同学加上冒充在外省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才和她通上电话的。因为，他必须向局长有个交代，因为他要维护作为男人那一点可怜的虚荣。其实他错了。

后来，欧文又鼓起勇气，联系了一次没联系上，怀里便又多揣了一层羞惭，断了念想。

培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局长问欧文他是否给李市长打过电话，欧文就把打电话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局长听了没有说什么，副县长却说欧文你太老实了，这样打电话，李市长能出来也是不会出来的。欧文问为什么，副县长让人琢磨不透地笑笑，这你都不明白？你呀！便不再言语。

培训结束哪天，他们又聚了一次餐，气氛虽然依然热闹，欧文还是感觉出来了，局长、副县长和开幕式后那次喝酒的情绪，是有些不一样了，对他的笑僵硬了许多。

情人

Lover Stuck



开幕式那天之后，欧文始终忘不了李想向他伸过来的手，始终忘不了那应付式的探身和冷漠的手掌一触。如果这冷漠的一触让欧文有些心寒的话，如果短训期间李想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而欧文打过去了电话，李想给了他公事公办的口气、让他心凉的程度又进了一步的话，那么，短训结束半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更是让欧文已经冷了的心结了冰。

2002年12月初，李想来欧文他们县考察，在县宾馆住了3天。

这事本来与欧文没有任何关系的，欧文事先也是不知道的，可是，就因为他和李想是同学关系，县长在给市长的接风宴上，特意把欧文叫来了。

欧文和市长是同学的消息，那次干部培训班还没有结束，县委县政府的一些人已经知道了，单位也是。他刚回来没几天，县长专门约他谈了话，要他好好珍惜和李市长的同学关系，为本县多作些贡献，并说这也是县委领导的意思。尽管欧文不想听这样的话，还是顺从地点了許多次头。

欧文是在课堂上接到去县宾馆陪李想吃饭的通知的，通知他的是校长。他说再有14分钟这节课就上完了，校长说不行，县政府的车在下边等着呢。欧文不得不停课而去，人家是他的领导啊。

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执行也得执行，不想执行也得执行。

“或许这次李想能让他尝到一些友情的温馨。”在去宾馆的路上欧文想，即便忘却了三年的相爱，老同学相见也应该有欢喜的心肠，无论李想这次来是出于什么样的公干，现在是什么样的职位，毕竟人家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作为一个男人，计较那些蒜毛鸡皮的事，心肠是不是有点太狭窄了？不过，有了前面的教训，他还是有点担心：再见面该是什么样的情景？开场的话怎么说，是直呼名字，还是叫李市长？他觉得还是叫李市长妥帖。现在地方上，同学、亲戚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不少见，都这样。生活中凡是有个一官半职的，熟人碰面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官场上的称呼。何况今天是隆重的接待，县领导们都在，还是叫李市长吧。可是叫过之后又说些什么？他主动还是她主动？欧文的脑子里塞满了问号。



欧文到达县宾馆时，县四大班子的大员们已在那儿等候了。虽然他对当官不怎么感兴趣，还是在进来的霎时间有了“位卑”的意识。等到他站在一个个大员的身后，这种意识已变成无可奈何和压抑的顺从。他觉得自己变成了怕见人的小孩儿。

李想在县委书记、县长的陪同下，从一座楼上下来，和几个主要领导握过手后，越过人群径直朝他走来，暖流顷刻涌遍欧文的全身。

“毕竟有四年的同窗之谊”，他心里叹道。

“还是直呼名字合适”，他又突然想到。没等他开口，李想已经说话了：“老同学，你好啊。”

“很好，你好，李想。”

“家里都好？”

“是的，还可以，谢谢。”

“你还是那么年轻，哈哈，看我都成老太婆了。”

“嘿嘿嘿，”欧文本来想说哪里哪里，你越来越有丰韵了，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只有傻笑。这倒好像他们不是同学，而是大人和小孩儿、公务员和农民、老上级和老下级的那种关系。

“欧文，他可是我们上大学时的才子。”李想对围上来的书记、县长等一千领导正正经经介绍道。就是欧文觉得李想说话的语气有些不对味，弄不清是称赞或是讥讽，随之全身正在运行的暖流也很快降了温。

李想好像只是在意了一下他的存在，话音没落到地上，便丢下他，和书记、县长自顾向二楼的餐厅走去。

接风宴设在二楼一间称之为牡丹园的房间里。李想、书记、县长，以及各大员鱼贯而入，欧文是最后一个。此时的欧文，又有了羞惭的心理，觉得自己像一个蹭饭的，便有了悔意，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地方上的许多人，把能和领导在一起吃饭看成一是件很荣光的